

赵园作品系列

世事苍茫

赵园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园作品系列

世事苍茫

赵园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事苍茫 / 赵园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7
(赵园作品系列)
ISBN 978-7-303-17278-8

I. ①世… II. ①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6473 号



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http://gaojiao.bnup.com>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30 mm × 210 mm
印 张: 10.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谭徐锋 周劲含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自序

近年来编《昔我往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阅读人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适应出版社的设计，均为新作旧作混编，而以旧作为主，像是对自己文字的“检阅”。读自己旧日文字，有时竟像是在读别人的作品，会暗自惊讶当年何以有这样的笔墨、尤其这样的写作状态。自己写过的书，对《地之子》最不好看。编《阅读人世》重读其中的片段，却有意外的惊喜：其时酝酿着的思绪像是一触即发，表达愿望之急切则迫不及待，语流也就滔滔而下。当然，那种活跃的状态，注定了不能经久。在我，那正是一边挥别中国现当代文学，一边踏进“明清之际”的当儿，是蓄之既久、铆足了劲儿的一次表达。这势头直至写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还在持续，到《续编》已难以为继。被许为“谨严”、“专业化”者，固然有自觉的学术追求，也有不得已。回头看去，最好的写作状态前后不过十几年。从事学术起步太晚，却又早衰——不是一夜间干涸，而是慢慢地耗竭，终至于油尽灯枯的那种。

上面所说的“检阅”，使发生在自己这里的蜕变真切而具体。晚年的钱谦益说：“古人诗暮年必大进。诗不大进必日落，虽欲不进，不可得也。欲求进，必自能变始，不变则不能进”（《与方尔止》，《牧斋有学集》卷

三九)，甚得我心。但我也明白，所谓“衰年变法”，谈何容易！你所经历的，有可能是全面的衰退，萎缩，感觉（包括文字感觉）的钝化，语言材料的匮乏，等等。你发现自己的文字日甚一日地“紧”起来，正像脸上的皮肤。曾经有过的“淋漓”、“丰沛”的感觉（也有可能是错觉），书写中的快感，已经永远地离你而去。

随笔亦然。由《独语》、《红之羽》到这一集，其间岁月的印记清晰可见。较之前两个集子，这本小书中较少向内的搜索，更多对于外界的观感，印象，评判，尽管也仍然是个人的，由“内心”穿过。这与进入 21 世纪后的状态有关：外部世界引起了更大的焦虑，某些一向关注的问题——如“城市改造”，如古村镇的旅游开发，如“老龄”问题的日趋严重，如无论城乡的贫困——令我焦虑。老杜诗曰“怅望千秋一洒泪”。我望之不远，不敢言“千秋”，时有怅惘却是真的。本书题作“世事苍茫”，也正与“怅惘”有关。

2013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辑 怅望城市

公共，“整体的连续的美丽”	
——城市随想之一	3
安全，令人有认同感的城市	
——城市随想之二	9
新城/旧城	
——城市随想之三	15
谁的城市，谁设计与管理城市	
——城市随想之四	20
童年的城市	25
开封：水，民风，人物	36
附录	
我与开封	60
再说我与开封	67

第二辑 履 痕

雨中过居庸关	75
贵州一日	82
印象婺源	87
温润云南	91
青岩·青舍	96

重游日月潭	101
遥远，遥远	
——俄罗斯之行琐记	105
夏日海参崴	118

第三辑 读书小札

“溱与洧方涣涣兮”	127
由“载籍之厄”说起	136
清初“庄氏史狱”中的若干涉案人物	153
再续《读人》	186
流动中的人与文学	194
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一	207
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二	217
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三	230

第四辑 答 问

被光明俊伟的人物吸引，是美好的事	
——答《书城》李庆西问	245
以阅读开启想象，以阅读滋养心性	
——答《语文建设》李节问	263
关于明清之际的遗民与贰臣	
——答《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张明扬问	277
保持对学术工作的热情	
——答《文艺报》约陈定家问	288
转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属偶然，但也像命运	
——答《南方都市报》李昶伟问	306

第一辑 怅望城市

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写《北京：城与人》，就好像与“城市”有了一种缘。尽管出生、成长在城市，对城市有了自觉的“考察”态度，也应当自此始。这里的得失实在很难估量。一旦将某种东西作为“考察”的对象，也就改变了与那东西的关系。

公共，“整体的连续的美丽”

——城市随想之一

我曾经写过“城与人”——以小说为材料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考察。其实城即生活在其中的人与城市建筑、城市设施。人不能不经由设施感受自己居住的城市。有与人亲和的设施，也有不亲和的设施。某些在网上被展示的政府机关大楼，即与人不亲和——其中的人员是否“亲民”不论，设施就已经不亲和。城市公共空间的设施是“公共品”，能使人切实感受到“公共”的，才成其为“公共品”，比如公园。公园姓“公”，却未必都与公众亲和。那种占地面积大却不舒适，不鼓励多种多样的公众活动的公园，只是“景点”，是公众偶尔去“消费”的商品，甚至奢侈品。

人对城的认同感，相当程度地来自对城市设施的感受，他们日常经验中的城市设施，每日活动的社区，每天行经的道路。我的一位从事景观设计的小友和她的团队，参与了某北方城市公园的改造，将她的设计理念概括为“穿行”。他们设想人们能穿过那座公园到周边

的任何一处，使公园的道路成为不受机动车威胁的最为安全的道路，而穿行者则在穿行中有种种不期之遇，种种小小的惊喜。纵横在公园的道路，在富于变化的景观中——风景就此参与了穿行者的活动。设计者甚至希望公园的管理者容许自行车的进出，以充分利用这个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公园，在交通方面提供便利。他们相信公园越被利用，越有可能发挥其功能，也越有可能成为更多的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非他们只能在特定时间进行特定活动的场所。^[1]小友和她的团队充分考虑到了周边可能的使用者，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景观设计以丰富、扩展公园的功能。据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思路，公园保持魅力的要诀，是使其“用途广泛”，不同的使用者在不同的时间里为了不同的目的来到或穿过公园，将公园作为他们的“公共庭院”，并由此逐渐培养起对这一公共设施的责任感。

可供“穿行”的公园，是一个开敞空间，作为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扩展与延伸。不只是贴近，而且本身就是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生活中的日常风景。公园进入、参与了他们的生活。大量的木质设施，使人可以坐卧其中，在公共场所体验家居的轻松随意。以“穿行”打破城市区隔，以共享推动融合，合于“公共品”的属性。公园将自己开放向全社会，鼓励多种活动同时展开，提供可供交往的丰富的空间，以可留连的道路，有可能展开交往与聚会的场所，留住人们的脚步。至于设计所包括的环境对于“穿行”者的影响，属于心

理的精神的层面，体现了功能设计中的非功利性。设计者试图以“整体的连续的美丽”，给予进入、穿行其中者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无疑有利于缓解、释放压力，促进社会的和谐。但这种影响只能是日积月累的，宜于以较长的时间尺度估量，没有明显的“可见性”，自然也难以计入“政绩”。现在普遍的问题是，所有不能（向上级部门）展示、难以“验收”、落实于“数据”的，都不再能引起官员们的兴趣。

读到一本翻译的小书《小小地球上的城市》。（[英]理查德·罗杰斯、菲利普·古姆齐德简：《小小地球上的城市》中译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那本书的关键词之一，是“邻里”（如“令人愉悦的邻里”、“邻里城市”、“邻里气息”）。该书也提到鼓励、促进交往的“开敞”、“连贯”、“多种用途的公共空间”，“互相重叠的活动”，认为“城市最重要的和首要的作用是作为人们的聚会场所”（四，125页）。作者说，“城市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参与性的。城市文化只能通过产生于城市与村镇的集聚和互相作用的环境中的活动得以表现”（五，151页）。作者力图使你相信，一个城市既具有鼓励“丰富的相互作用”的积极能力，也有“扼杀这种作用的破坏能力”，而“公共领域在鼓励城市文化和创造市民身份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五，152页）。^[2]

请留意，上述作者所提到的，是“连贯的公共空间”，“整体的连续的美丽”，不是零星分布的“城市

橱窗”、景点。是否“整体”而“连贯”、“连续”，要生活在这个城市才能知晓。“环境这种给人以美感的特点，不但应该简化，而且持续深入。这种城市具有高度连续的形态，由许多各具特色的部分互相清晰连接，能够逐渐被了解。”（〔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中译本，7页，华夏出版社，2001）这里涉及认知的层面，最终落实于城市中人对自已所在城市的感受。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在地”居民而非游客的经验。而我们的城市规划设计单位与官员，往往是由游客的角度设想城市的。

2005年我回到自己童年生活过的某中原城市，到了位于城南的包公府（包公，即民间传说中赫赫有名的包拯）。那处局促空间中的人造景观（包公府邸）不论，我想到的是，除非空降，否则只能穿过大片破败不堪的房舍、路面坑坑洼洼的胡同，才能到达那里。

无论街区公园还是其他公园，难以期待的，正是“整体的连续的美丽”。在我居住的地段，略有这种“美丽”的，即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人称“土城”）。自然也因这里一直在经营；至少在我经常走过的区域，较少人为的破坏，这座绵延于城北的开放式公园，是周边居民的“公共庭院”。公园管理部门令人尊敬之处在于，至今未使得这一公园服务于商业目的，即如将商业网点安插在公园中以招徕游客，获取收益。不知这种情况能否继续。

2000年到赣南，发现那里的大小城市都在实施“一

江两岸”工程，即开发城市的沿江一带，使之成为该城的精华部分。北方亦然。2009年所见兰州，黄河两岸的修饰已有相当成效：由开放式公园、主题公园，到半人工的“湿地”。城市最初的选址亦如村落，往往基于水系。经营城市的发祥地，有意识地将水作为组织城市景观的枢纽，无疑是明智的。即使城市杂乱无章，沿江、沿河也可能有“连续的美丽”。但不对城市的这一部分过度“经营”，也同样重要。沿江、河的绿化带有可能减缓污染，过度的人工化也有可能带来新的污染。

我曾三次到湘西的张家界，最后一次，那里已俨然是“张家界公园”，山路用了石条铺设，沿溪则是石板路，规整则规整矣，却少了“野趣”。这样开发下去，将不复有野山野水。在兰州停留的几天里，我曾寻找“野水”——有着野草、芦苇的，未被开发过的河滩。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尤其苛求审美修养。即如取法于中国画的“留白”，使“景观”疏密有致。密集的人造设施，适足以败坏人们的胃口，也挤压了感受与想象的空间。江、河是主角，不要喧宾夺主。要有与江、河相应的开阔空间，以便欣赏自然的伟大壮观。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鼓励交往、令人愉悦的公共空间。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1975年所见的南京火车站，以玄武湖为天然候车室，令人难忘。北京西站倘若与附近的莲花池公园连成一体，让那片湖水对候车者开放，也一定会让离开北京的人们将一份美好带走的吧。西客站建成至今，有诸多批评。倘若与莲花池公园相

互“借景”，人们的观感或许会有不同。这当然会增加管理的困难。但较之现有的格局，利弊若何，是否值得做一番斟酌衡量？

注释：

〔1〕简·雅各布斯就主张“将公园、广场和公共建筑作为街道特性的一部分来使用，从而强化街道用途的多样化，并将这些用途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115页，译林出版社，2006）。

〔2〕简·雅各布斯认为：“一个城市的整体性表现在能够把有共同兴趣的人集拢到一起，这是城市最大的可用资源之一，很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106页）

安全,令人有认同感的城市

——城市随想之二

简·雅各布斯说过“安全的街道”，有人漫步的人行道(参看《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上文提到的那本《小小地球上的城市》也说到“富有生气的步行道”，“安全的和包容性的公共空间”。安全，是认同感的基本条件。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我们曾经是安全的。你可以在一天里的任何时间只身穿过城市，更不用说乡村。前几年听到发生在乡村的偷牛的故事。我插队的那年月，这种故事是奇闻。当然，其时是“集体经济”，牛既没有人敢偷也无处销赃。但当时民风实在淳朴，农家终日门户洞开；那门像是徒具形式，不具有防盗功能。乡邻间无需防范。匮乏经济，也确无长物可供盗窃。

这已成久远的记忆。我们已渐渐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安全，那像是如阳光、空气一样无需特别留意的东西。行走在城市，尤其夜间的城市，安全感的丧失，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大变化。有关于发生在过街天桥、

地下通道的袭击的传闻。居民区楼窗的防护网已达于高层。我们习惯了呆在防盗门、铁栅窗后，习惯了坚固材料庇护下密闭的生存。小区张贴着片警的“温馨提示”：“请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家中。”不放在家中又放在何处？到银行租保险箱，自非普通居民所能想象。但公共空间（至少在日间）仍然应当是足够安全的。这有助于舒缓因上述不安全感而带来的紧张。

街道是居民最日常的行为展开的场所。人行道的美化不止为了供途经者观赏，更为了吸引周边地区的人们停留、交谈。如果真的关心细节，有足够的耐心“经营城市”，每一条街道都值得精雕细琢，每一座城市建筑（包括居民楼）间的隙地，都有可能是微型园林，如日本人已经做到的那样。进行这种“改造”，一个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有可能较之官员有更好的主意。

街道生活的质量固然有其物质体现，却更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该处居住者之间、居住者与行经者以至偶尔的进入者之间的关系。“老北京”的主体，由“胡同一街坊”构成。“如果一个街区的自治是在顺利运转的，那么在人来人往的表面下，必须要有一个连续的人群，是他们组成了街区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是城市不可替换的社会资本。一旦这种社会资本丢失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资本带来的收益就会消失，而且不会再回来，直到或除非新的资本缓慢地、偶然地积累起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123页）该书强调好的城市街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拥有长期居住